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 (十四)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十八、貿教會成立之始末

早年在鄉間，常看到警世的廟對；「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風行草偃，當時少不更事，人云亦云，也跟著認定：「為善不為人知，無心之過，應該原諒了事。」隨著年事日增，本人對這種說法，卻不敢苟同，且深不以為然。蓋大凡做善事者，過去如修橋補路啦，夏捨茶水冬捨衣啦，如今如慈濟功德會等，群策群力，救災紓困啦，那一項不都是有心人，肯出錢肯出力，才產生的功德。怎能說有心為善就

不賞。實際上有心為善的，未必想求賞，只求心安而已。當然若一心想沽名釣譽，目的在作「秀」，而宣揚自己為善，唯恐他人不知，這樣就得考量用「雖善不賞」這句話了。倒過來，無心為惡，不能不罰，該罰還是要罰。試問，這幾年的台灣，每逢大雨，山區就有「土石流」。為什麼過去幾十年、幾百年都沒有，只有這幾年才發生！追根究柢，一方面是政府農業專家、上層領導人倡導的錯誤，另一方面或有可能係官商勾結而產生的後果。我是外行人，說的不一定全對，可是依常識判斷，開墾也好，伐樹

也罷，第一就要考慮水土保持。濫墾濫伐後，改種的農作物，檳榔樹也好，茶樹也好，會不會影響泥土鬆動，政府有沒有測量修築、疏導、監督水土保持等這些措施。有沒有伐老樹而不種新苗，有沒有不准伐而盜伐，甚而連根掘等偷盜現象。這種不當的倡導，放縱、勾結、仿效的結果，破壞了大自然的原貌，才造成土石流，而形成天怒人怨。不管是有心為惡，還是無心為惡，怎可放縱不罰。再看基隆河，在日治時代，就劃了好多防洪區，不准建築。而我們的政府官員，反而變更地目，就地合法，核准建

照。不管有無賄賂，這種行為，嚴格講，不但瀆職而且枉法。這種急功近利的勾當，始作俑者，照說，應該嚴懲不貸。至於變成風氣之後，盲目跟進者，表面看，是無心為惡，但影響所及而造成傷天害理的大災害，不但要罰，而且要重罰才對。總之，不能說，無心為惡就不罰。讀者聖明，我這些濫調，有無道理，是否「英雄」所見略同，老朽就不管了，以上這段像似與標題無關，實則與下段要說的話有關，才有感而發。

上面各章各節，筆者囉哩囉唆，寫了三、四萬字，有關本人與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結緣，而產生的種種事項，或多或少，批評大於表揚，可是在結尾的當口，又聯想到與公會以及與本人，二者都有些「剪不斷，理還亂」底貿易教育基金會，不才就不該「無語獨上西樓」了。尤其公會領導階層袞袞諸公，對貿教會，的確付出了善心善意的菩薩心腸。說公道話，

的確應該加以表揚。同時由於最近發生的土石流，水淹各地，以及廢省後而遭到桃園斷水問題，可能都是無心為惡，人謀不臧，而形成疏失，怠忽所累積的災難。與公會諸公有心為善，對比之下，因此激發不才冒出前一段，有心為善與無心為惡的謬論與贅言。當否，尚乞讀者大德曲諒，多多擔待。

記得從前誇讚浪蕩子，改過自新，而有一浪子回頭金不換」這句話。我們台北市進出口公會諸公，都不是浪蕩子，也都不壞。可是多半獨善其身，很少兼善天下。但是在民國六十六、七年，卻都浮現出有心為善的念頭，異口同聲想起興學，「有教無類」的大事。都想將公會剩餘資金，興辦一所大專院校，博施濟眾。於是向教育部申請，未准。只好又動腦筋去頂一所來辦，湊巧台北大直有一所專科要出讓。公會諸公便推小可與另外兩位理事，代表公會接頭，價碼談好

。本人宣稱，一定要簽約，並且由於我們是財團法人，付錢給這所原創辦人，不可私相接受，也要開立收據，用為出賬。對方不肯，只同意成交後，原有董事陸續辭退，更換董事了事。校長亦可辭職，改由新董事另請高明。就是不可有任何字據外洩。如此這般，你來我往，談了好幾個回合，總是談不攏，最後，只好作罷。

既然申請不准，頂讓不成，只有退而求其次，經理監事聯席會議議決，乾脆拿出一筆錢，單獨成立貿易教育基金會，把公會所有理監事均納入基金會當董事，公會理事長便是基金會當然董事長。經過申請核准後，於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四日，就在台北市松江路公會所屬新建大樓，讓出兩層，正式成立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招牌掛起，除公會總幹事王志全兼任執行長外，另有秘書、教務、會計、出納等行政人員。執行長有名無實，不管事，是王志全總幹事準備在

總幹事退休後，自留退路。秘書，記憶中可能是市社會局一位蔡科長退休下來，到這裡屈就重新再來工作，這位老好人也兼辦教務。另外還有三位中年婦女來兼差，其中就有江丙坤（前立法院副院長）夫人，參加我們的工作行列。可見丙坤先生，為官清廉，生活清苦，才需要夫人拋頭露面出來賺點零花。我本人沒有名義，應該算義工打雜的了，初期每晚必到，不才的工作，先是「收生婆」，後是設計課程、聘請講師，以及迎官接寵的工作。開頭第一年上課時有的都由我陪著上堂，開場白，由我先介紹講師給學員認識，三言五句介紹完畢，學員鼓掌，再開始上課。這是禮貌運動，因為多數講師都是力邀敦請來的政府首長，不能冷落了人家。過去起居作息，都有一定的：「臥如弓、坐如鐘、立如松、行如風」。循規蹈矩，不可馬虎，現在新新人類，就不講這些了。課程方面，有：國際貿易、通

關實務、會計實務、稅務會計、租稅規劃與救濟、稅務法令、公司法、票據法等。語文方面有：商用英文、西班牙語、日語等實用課程。講師方面，除邀請財、經兩部次長、署長與國稅局長如白培英、王政一、陳樹、蕭紹衍、張盛和等人外，還有學者專家以及駐外使節。可以說群賢畢至，少長咸集，猗歎盛哉。本人所以邀約政府官員來上課，也是出於善心。端在想替學員拉上點人際關係。結業後，萬一有事，想晉謁求見，叫聲老師，加上一句，「我是你的學生，在質教會聽過老師的課。」儘管官階再大，也不好意思拒絕。不拒絕，有事就可以商量。固然不一定就會迎刃而解，可也說不定就會水到渠成。不才這種安排，可以用心良苦。後來上了軌道，按部就班後，我也就只教課，不管事了。又兩年，連課也找吳秋華會計師代，從此下台鞠躬了。

現在回想，當年台北市進出口公會理監事，有心為善的豪情，沒有白費。據統計，二十多年，已培育了四萬多人。本人以園丁立場，看到親手灌溉的幼苗，漸成大樹，欣欣向榮，則寬慰之情，只可會意，不必言傳。能學學陶淵明：「……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自然就舒泰了。

十九、打開天窗不作保留

老朽今年（民九四）已八十有八，頭腦遲鈍，出門連街道都記不清楚；找資料看法令、數字，翻過就忘。書也不能教，事也不能做，老，就是老了。有不識時務初次乍會的小人物，還問我，「你在那裡『得意』呀！」我就幽他一默說：「都被開除了，現在是無業遊民。」

自從搬到山區，除非紅白喜喪，或有特殊宴會與事故，幾乎很少下山出去逛蕩。山居無聊，只好寫些過眼雲煙，來打發時間。開始動筆時，原

意是想隱惡揚善，多表揚對我有恩的友人。凡我施小惠予人的對象，縱然事過對方毫無表情、毫無表示感念，也放他一馬，不予計較，且不予披露。可是矛盾不能統一，如前面講到編籃子，就非講到勞甫三，因為他是主角，霸王硬上弓，不講也無法自圓其說，也不精彩。上節講到何家三兄弟，其中何世崑、何世玉，本來只是同鄉認識而已，並無交情，可是不管我到澳洲或到香港，他哥倆都對我出奇的熱誠。對比之下，我對他哥哥何世友，不管在中學或在大學，入學助考也好，說親做媒也好，無不盡心盡力。反過來，民國卅九年，我避難到香港，靠柳顯菴、牟麟先、劉在勤幾位友好維持生活，何世友在香港已有相當成就，卻從無伸出援手，反倒視若無睹。凡事，不平則鳴，衡量他們三兄弟，若從中遮蔽何世友忘情，就不能道出來龍去脈，也不公平。在進出口公會裡，講到中小企業協會，連帶

就要扯出理事長劉今程，難道劉今程他是英雄，人家都是狗熊！要把原委真相弄清楚，就不該胡裡胡塗啞口無言。再像講到去北海道商展，閉幕後，為收拾殘局，我希望日本三榮買下展出商品，就不能不扯出公會總幹事王志全，當時等於刀出鞘，弓上弦，一翻兩瞪眼，乃是非提不可。

以上揭示各路人馬，寫來確實言之不由衷，而違反當初所訂原則，確係無可奈何。既然破例，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必只揚善，同時也揚惡。全部打開天窗說亮話，孟子談勇：「……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我也就勇一下吧。有啥講啥，就不多顧慮了。

又由於最近過世的好友太多，如駐日代表（等於大使）林金莖、聯華老闊苗育秀、立法院長梁肅戎、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相繼永眠。觸景生情，不管親疏好與壞，先從逝者講起。

1. 一手五指長短不齊

本來家醜不可外揚，原想不說也罷。但，既然要一視同仁，坦誠相見，就只好「大義滅親」，該說就說，就不必隱秘了。我這一段要說的就是家兄郎萬仁字樂山，取自仁者樂山。可是他一向是自樂樂，而不眾樂樂。儘管他對我不夠意思，春王正月，我仍舊去給他拜年。我二次來台後，有廿二年，迄民國六十一年，他從未回拜。當然，哥哥不必給弟弟拜年，這也是天經地義，不足為怪。可是在民國六十二年，可就不回了。那年我們全家靠我的老伴，精打細算，理財有方，買下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二一〇號，凌雲大廈八樓向南六、七十坪的房子，裝潢的也夠氣派。就在這一年，我底哥哥不但來給弟弟拜年，新居落成搬家時，他還來道賀喬遷誌喜。拙荆是個厚道人，從不多嘴多舌，說長道短，這次她開腔了，說了句很不

中聽的話：「這一定是黃鼠狼給小雞拜年，大概又是耍來借錢了。」的確叫我內人說中了。從那次突然前來拜年道喜之後，就張口告貸了，同時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現在筆者要用倒述方式，稍敘從頭；民國卅二年我這位家兄在青島蹲監，我遠從上海到青島營救，並扶養他一家六口，且有始有終。迄營救出獄，先打發他離青，再千里送京娘，送他的家眷去團圓。迨後他又走投無路。於民國卅六年我又專寄川資給他，自北平來台謀生。由於二二八我受難要返滬教書，久等他不到，我又把二二八家財受損之補償金大部分繳蘭春池先生代管，留給我這位哥哥抵台時花用。迨我二度來台，本人初期生活無著，朋友們都熱誠資助，我這位家兄那時已開了一家小型製橡膠鞋底工廠，對我卻從未伸出援手。不要說我對他有上述種種，僅以手足之情，弟弟潦倒，哥哥那時還過得去，也該略有表示才對，

但他卻不動於衷。後來在民國四十五年，他跟老許等幹粗活的幾位朋友在大龍峒開了一家南光橡膠廠，他同時也討了一位日本太太。這期間，反到我兼差替他料理賬務，並不時解決他們合夥人之間，所發生的糾紛。人家還主張給我待遇，他卻說：「他是我弟弟，先幫忙，等賺了錢，再分給他也不遲。」聽起來，他很會做人，不久，不但未賺錢，未分錢，反而拆夥了。又過了一年，他去菲律賓一家有規模的橡膠廠當技師，又想起他有個弟弟了。去之前，先把家眷搬到市民住宅我住的附近，以便就近替他照應。迨後榮歸，似乎帶回來些鈔票，舉止就神氣了，我的孩子到他家去走動，他只要在家，就往外趕，討厭孩子去玩，孩子們只有哭述回來。俗語說：「打狗看主人。」可把我惹火了，我理直氣壯的到他家，很不客氣的對他說：「父母死了，你什麼都不管，二姐大我八歲，你大我六歲，二姐為我與小弟小妹，而一生不嫁，栽培我們成人，你做哥哥的自己海吃海喝，從未照顧我與小妹。蹲監了，卻想起我。抗日勝利，你走投無路，想來台灣，又想起我。那有弟弟養哥哥的道理，今天你稍有幾個臭錢，就神氣了，看到我的孩子就往外趕，你有良心嗎？你好了瘡疤，就忘了痛。你配做哥哥嗎！偕們騎驢看唱本，你再不要找我好了。」說完了，我調頭就走，從此不跟他來往。不過，過年我還勉強給他拜年，事隔兩、三年，他好景不常，又開了一家工廠，又沒有錢了，自己不找我，反而叫他女婿來找我調頭寸。我搬到凌雲，他肯來道喜，在凌雲剛過頭一個年，他就能來給我回拜。這等於是大姑娘上轎，頭一遭，其目的，端在告貸。最後（民七三）臨終前醫藥費以及過世後所費，大部分仍由我來負擔，至於另外欠我的，就更不必談了。自從那次搶白了他過後，手足還是手足，不管他

欠我多少，就當前世我欠他的。人死為大，何況他還是哥哥。嘆氣後，我叫他二女兒不要發訃聞，她不聽，一定要發。結果來弔喪的僅是認識我，也認識他的幾個朋友，如戚光烈、侯永連等人。他單獨認識的與他二女兒華視的同事，稀稀拉拉，沒有幾個。俗話：「上床認識老婆孩，下床認識襪子鞋。」這種獨善其身的固然有，可是他連老婆也不關懷。比方說，我給他日本老伴日本酒，他便搶著喝掉，滴酒不留。我倒非常同情可憐這位日本嫂嫂，不貪不惰、任勞任怨，老好人一個。有時候她來看我內人，妯娌倆倒很談得來。我手頭寬裕時，也會偷偷塞幾個錢給她零花。我小時家貧，哥哥他做小職員，姐姐當護士，我奉父親之命向他拿錢。他見到我來，第一句話，口氣不悅的說：「來幹什麼，沒錢。」可是到姐姐那裡則不同，姐姐一定先叫一碗大滷麵給我吃，吃完了，就把錢交給我帶回家。人

情冷暖，至今還想吃那時的大滷麵，也想到姐姐慈祥的面龐。可惜現在吃不到，也見不到。母親往生時，我們這位哥哥他不回家奔喪，我只好權充長子，扛靈帆。父親過世，他回來「應卯」，他想調頭就走，剎那間，就在我父親靈柩前，姐姐用手上拿的一個小茶盅丟到他身上，罵他不孝。前幾年，不才我曾跟宗長郎靜山先生與長者齊如山先生，先後請教過：「同一母所生」，為什麼我底老姐姐郎曉嫻，就肯苛己厚人，犧牲奉獻，照顧家人，後來考取醫師，懸壺山東芝罘，又能仁心仁術，博濟為懷。而我這位哥哥，則自私自利，很少有真朋友，他用到你的時候，你就是他的朋友，時過境遷，似同陌路，其故安在！這兩位都近百歲的長輩，異口同聲說：「一隻手伸出來，五個指頭，長短都不一樣。只好說人各有志，否則怎會有賢、智、平、庸、愚、劣之分呢！」不錯，他一共有五個女兒，在

台二個，好壞我就不說了。大陸開放後，所見到的另三位，對我這位叔叔像對父親一樣，給我很大的安慰。同一母所生，為什麼有這樣大的差別。慨歎之餘，影響所及，到今天為止，凡是見到專門佔便宜，想吃吃人家的人渣，我就討厭，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2. 鐵口直斷秋後困擾

這又是一段，人各有志，可看的故事，請慢慢評且。大概是在民國五十一、二過舊曆年前的話，陶子厚找李少君看相，李對陶說：「最近你會有意外事故發生，但有驚無險。」過不多久，陶子厚座位上方一隻大型吊的電風扇，剛好掉在陶的座前，差點砸到陶子厚腦袋。這，確實是意外，也確實有驚無險。就這樣周遭的人一傳十，就傳開了。於是陶的朋友以及同事夥伴，都想連袂去找李少君看相。有兩位約好一同去，其中之一，又

怕他的秘密，被說穿了，同伴聽不到好意思，便捷足先登，就自己先行去了，孰料李少君對這位說：「年前你要破財，小心，處理不好，會有人命。」

「這位聽了好喪氣，也好後悔，付錢走路。無巧不成書，這位老兄當時還住的日式房屋，快過年啦，為了除舊布新，一天，太座在家掃灰，並翻箱倒櫃，把好东西擺出來。爰將從大陸帶來的手飾盒先放在客廳茶几上，打掃洗滌完畢，卻到美容院洗頭，臨行時，忘記把手飾放好，鎖起來。歸來後，該手飾盒不翼而飛，可能被人信手牽羊偷走了。這真是非同小可，迨丈夫下班回來，這位太太放聲大哭，邊說經過，邊說她不要活了。如果真要自裁，這位太太倒真是捨命不捨財。於是這位老兄轉頭一想，想起李少君說的話：「年前會破財，處理不好人命關天。」乃趕快安慰太太，「財去人安樂」。不但不責備太座，反而規勸太太：「我還會賺，有了錢再

買，不要介意。」就這樣太座才不去尋死覓活，平安無事。當然這種事，就這樣又會傳開了。李少君真成了李半仙了。

傳來傳去，華江孫老闆孫延慶（原來慶和老闆）也知道了。孫先生後來又與山東幫企業界大老們合組同華紡織廠，孫擔任董事長。經營一陣，財務上發生問題。孫老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徬徨之際，忽然想起李少君鐵口直斷的事故，也就崑程求見請指點迷津。李對孫說：「船破有底，不會沉沒，海外會有貴人來扶持。」未幾，的確有菲律賓僑領莊清泉前來支援紓困，解除了孫老闆的難題。該公司將同華改為樂成，並未瓦解。由於不佞那時常去華江，替孫老闆解決其他各項疑難雜症。孫先生就把如何找李少君又如何另行答謝的前因後果，詳細道來，使得小可我也很好奇，真有這樣靈驗嗎？多少有些不信邪的心情，也想登門求教。回到家來，把來龍

去脈對老伴宣示後，她也為之心動。於是與孫先生約好時間，相偕前往訪之，那是民國六十三年春天的事。到達後，已有一男一女兩位客人。李與我們招呼過後，我們入座等候。兩位客人中，男生先看，還不等對方說話，李少君發言：「你最近要去龜山（指桃園龜山監獄）。」男生說：「就是為這個事來問一下，能不能解脫。」

「當然，彼此還說了些別的。第二個是女生，李開口便說：「你對你丈夫不貞……。」我一聽，這還得了，怎麼可以隨便說婦人紅杏出牆。不料這位女士就是要問離婚成不成。第三個臨到我了。自忖，雖然問心無愧，萬一對方便口雌黃，亂說一通，吃官司啦，有外遇啦，又有孫先生與拙荊在場，有口難辯，該當如何是好！還好，李少君第一句說我：「你今年秋後，會有不堪困擾的事故發生。」我搶說：「我本身毫無困擾事故，由於孫先生說你怎樣怎樣靈驗，我才特來領

教。」他接著說：「我可以寫張紙條繳給你，保留著，屆時看看會不會發生。不過僅有困擾而已，對你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你壽命很長，可是一輩子不會發財。若多少有幾個，那是託你夫人的福，你的夫人應該有積財的命。你不但會發財，也不會做大官，一輩子是二流人物。」接著我又問：「什麼叫二流人物！」他說：「文官部長以上，武官做到總司令，企業界得像王永慶，這些才算一流，你再努力也不行，永遠做不到一流。」我底太座聽了美滋滋，有錢得靠她了。到此告一段落，他的潤格是二千元，我掏錢給他潤資，他不要，說孫先生介紹來的，就是朋友，絕不收掛金。臨走前，我說：「那末改天得閑一塊聚聚。」不久，我們在峨嵋餐廳小酌。從此，我們變成通家之好，直到民國八十九年，他駕返道山為止，我們經常問候，這也是緣分。

那年（民六三）秋天到了，我的好友，孩子們的乾爸爸，二二八之後，成全我夫婦婚姻的黃全庚兄，從美國打電話來說：「回新加坡之前，要到台灣看病，最好找一位心臟科與一位胃腸科，好好診治一下。」並言明到達日期與班機號碼。於是代訂丁農、李承秘兩位名醫。只是他到達那天是星期日，丁農無診，李承秘在東門新高原藥房應診。該日，在松山機場接到黃兄，將行李放到寒舍後，我夫妻倆立即陪同去看李承秘大夫。經李大夫診斷後，李大夫對我說：「好久未給郎教授看病，這位黃先生先到外面坐一下，我好給教授看一看。」他說完了，我倒一愣，那有醫生主動要給陪病患來的人強行看病的道理，俟黃兄出去後，李大夫說：「我不是要給你看病，而是要單獨跟你講話，你說這位黃先生住在你家，剛從美國來，治病之後，再回新加坡，是不是。我看，你趕快打發他回去吧，免得留在台灣會增加你的麻煩。他是肝癌末

期，最多兩個月的活頭。」我回說：「沒儀器檢查，就憑你一摸，就能知道有這樣嚴重嗎！」李大夫又說：「我沒有這兩下子，你為什麼介紹他來看我，不信，我開個單子，今天星期天不行，明天你就帶他到南昌街檢驗所檢查，拿到報告，看我靈不靈。」然後，李大夫也給我開了點太平藥，假裝真給我看病，同時也給黃兄開了些止痛藥。翌日偕同去檢查，結果跟李承秘醫師說的一樣，肝癌末期。為了怕黃兄受不了打擊，我先去檢驗所查詢，再叫該所用善意的謊言寫一張只寫有胃病，交給黃兄看。我又不敢當他的面在家中打電話，乃揣程去電信局撥國際電話，告訴新加坡他底家人。不料他的老姐姐（華僑中學校長夫人）堅持不讓他回新加坡，且說台灣醫療比新加坡進步，她馬上就趕來台灣，並叫我找台大一位開刀後用手抓的大夫治治看。一切遵命，找是找了，這位大夫看了後，拒絕動手術。

後來我又找偏方，用玉蜀黍（包穀）

鬚煮湯，當茶飲，也不行。最後幾天

黃兄在我家痛的死去活來，乃急送中

心診所住院治療。白天由我兩個女兒

與我內人輪流看護，晚上由我兩個兒

子與本人輪流照料。不久他姐姐、姐

夫自新抵台，一同住在舍間。這下子

好，我一家人不單要照看病人，還要

招待客人；照顧病人之外，還得買菜

燒飯，把我內人忙的不亦苦乎，真叫

李少君說對了，「秋後有不堪困擾的

事故發生」。在黃兄未斷氣前，他太

太薛蘊玉，自美國來了。她住在他表

哥家，且到處拜客，包括去看榮工處

楊學涑處長，就是未到醫院看他的丈

夫，亦未向我一家人道聲辛苦，說聲

謝謝。不佞是剛烈性直腸子人，實在

看不順眼，也有些忍不住，記憶中，

可能是他王表哥替她接風宴上，我開

腔了，當眾指責她不當之處，這下子

，區區得罪了黃夫人薛蘊玉女士。我

內人背後講我何必，當眾給人難堪，

等於好心賺了個驢肝肺，的確如此。

黃兄斷氣時，我親自動手拿濕毛

巾擦他全身，再穿壽衣。身後事宜，

包括開弔、火化，全由本人一手包辦

，他太太就像來賓似的，一切不問不

聞，更引起我的不滿，而申斥她。我

明知「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

月寒。」當年在青島，戚光烈先生就

勸我：「你對人一千個好，最後用一

句話傷人，人家就會恨你一輩子，何

苦，划不來。」可是平時最討厭明哲

保身滑頭分子，生性如此，不改也罷

。從此他太太薛蘊玉與我，視同陌路

，離台後永無消息。

事後，我自我盤算，黃全庚伉儷

，感情上可能有問題。否則，在美國

老早就有病，如果太座肯陪著去看醫

生，癌症，醫生不會不對他太太講，

而醫生對患者只說胃腸病，可見她未

陪著一道去。接著來台，又未相偕一

塊來。後來向她告急，我催她來，也

未帶女兒來。來了又未先去醫院探視

，而忙著去拜訪親友。死後遺物如假

腿（黃兄腿傷，鋸掉一條大腿而裝義

肢）黃夫人說：「看見假腿就討厭，

就送給你郎先生作紀念吧！」看信聖

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個知書

達理的教育工作者，（薛去南洋華僑

中學教書，由於黃兄先叫我去，我未

去，我才介紹她去，就這樣他倆才認

識。）應該如此不通情理嗎！

黃全庚兄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廿

五日抵台，十一月廿七日去世，從此

我逝去了好友，也失去了他太太的友

情。人際之間真的恩多大，仇就多大

嗎！前節說我自己的哥哥，這節又多

個薛蘊玉，下一章節還有類似的，也

算相映成趣！

我佩服李承祕大夫，醫道高明，

一下子就診斷我友最多能活兩個月，

結果活了兩個月零兩天。也佩服李少

君命相家，鐵口直斷，秋後困擾，一

語中的。難道人生果真命中註定，說

起來真不可思議。

最近翻看復旦大學紀聞，也許巧合或者又是冥冥中安排，無意中翻到五八一頁，一眼就看到最後一行，一開始就有黃全庚三個字。原來這是趙世洵學長寫的一篇大作，在五八三頁還特別報導：

「去年全庚兄因事赴美……他在安慰。趙世洵兄，你也許忘了在民國三十年前後，我們在上海李公祠，還陪李登輝老校長一同合影過。人生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巧合，難道都有定數！我愈寫愈激動，愈迷茫，這篇就此罷筆。（未完待續）」

看了這篇文章，我給自己好大的

聖文 少年 行 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曾獲台北市政府聘請學者作家評審推荐為激勵上進啟發愛國情操有益身心的良好讀物。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對多年來社會動亂，國家災難，戰時年幼從軍，軍中生活趣事，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要目有：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附錄：金沙坡之憶、祖國的召喚、世界粗話大觀、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老少各界咸宜。三十二開本，二百五十頁，十餘萬言，現已出版歡迎購閱，定價新臺幣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

大專 用書 最新 應用 文

邵健行 合著 二一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陳徵毅 定價叁佰元
郵撥 07393333-2 號聖文書局

本書為邵健行、陳徵毅先生合著，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信片。柬帖。公文。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啟事。政論寫作之經緯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叁佰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貳佰肆拾元。